



一九六〇年  
短篇小说欣赏

杜鹃程等著 茅盾选讲

# 一九六〇年 短篇小说欣赏

杜 膺 程 等 著  
茅 盾 选 讲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年·北京

封面画：康师尧

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說欣賞

杜鵬程等著  
葉廣選講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胡同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1 1/4 印张

196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0.94元

## 目 次

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說漫評	茅 盾	3
飞跃	杜鵬程	10
李双双小传	李 准	39
民兵营长	张 勤	76
新任队长彦三	王汶石	94
在时代的洪流中	胡万春	119
乡下奇人	欧阳山	146
耕云記	李 准	162
静静的产院里	茹志鵑	194
欢乐的离别	万国儒	218
第一课	唐克新	223
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241
欢乐的除夕	敖德斯尔	252
一点紅在高空	胡万春	263
姑娘的心事	草 明	277
你追我赶	沙 汀	295
战斗的里程	肖 木	310
长江的主人	肖 木	319
紅玉	馮远求	340



# 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說漫評

茅 盾

茅盾按：《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說漫評》一文發表以後，中國青年出版社擬將此文和文中提到的短篇小說合印一冊，俾便讀者觀覽。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便過了五個多月。五個多月內，我國社會面貌又有了新的發展。在當時還是反映嶄新事物的作品，不免又落在形勢發展的後面。這是前進中必然的現象，這也是作家們回顧自己的舊作總覺得還可以修改的原因。而發見舊作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也正表現了作家們在思想上、認識上、乃至表現技巧上的進一步提高；這是應當慶賀的。收進這個選輯本的若干短篇小說都經原作者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有些是就文字上作了修改，例如《你追我趕》、《歡樂的除夕》、《一點紅在高空》；有些是在故事情節上作了修改，例如《李双双小傳》、《新任隊長彥三》、《在時代的洪流中》——這就把原來的主題思想更進一步加以澄清和發展。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部讓我讀到這些作品的修改稿，並問我，是不是打算把《漫評》的個別章句也作相應的修改？我本來極願意也把《漫評》修改修改，然而，因為正在寫一篇比較長的論文，思想有所偏注，倘要修改《漫評》，則此論文勢必要擱置一二星期，但時間又不許

可(因为在我的工作日程表上要凭空抽出一二星期对付意外事件,委实有不少困难,而且要連累到人家的出版计划);倘若让我写完了那篇长的论文,再来修改《漫評》,那又耽誤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出書计划(换言之,这个选輯本就没有在今年出版的希望了)。再三考虑,只好不修改,而在这里加个附記,表示我的歉意。还有一个自解嘲的理由,即:我相信我們的讀者在讀了这些經過修改的作品以后,会自己作出結論:为什么某些作品必須有故事情节上的修改,为什么另一些作品只作文字上的修改。当然,他們也能自己做出結論:这些修改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質量。由于某些作品在故事情节上作了修改,不可避免地和《漫評》的相应的評述发生了已經不对的地方;在这样情况下,我盼望讀者在《漫評》的这些已經不对的地方賞以紅勒帛,并自己作出判断。

一九六一年十月四日 記于北京

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塑造典型人物。时代的风貌,阶级斗争之时代的特征,人物的思想变化,等等,都必须通过人物的活动,然后才能获得艺术的形象。

作家的責任就在于創造艺术的形象。所謂創造不是“无中生有”,而是通过作家的独有一套的取材、布局、炼字炼句等等方法,使其艺术形象不落旧套,不拘一格。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到作家的个人风格。

从这里,也就可以說明,为甚么同样的題材在不同的作家們的笔下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艺术形象。

評价一时代一社会的文学,我們首先看它的思想性,其次看它的艺术性。思想性的准則,在于它在当时当地起了进步作用

还是反动作用，在于它给读者以怎样的精神鼓舞，怎样的理想。艺术性的准则，在于它的品种、流派、风格是既多且新呢还是寥寥无几而又陈陈相因？在于它用怎样的活泼新颖的艺术形象以表达它的思想内容？

在评价某一文学部门（例如短篇小说）在某一时期（譬如说一九六〇年）的总的情况时，也可以适用上述的标准。或者，一个作家自己计算一年工作总账的时候，也可以大体应用上述的标准。

现在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一九六〇年的短篇小说，在数量上稍逊于往年，而在质量上却有所提高。

我也有此同感。这篇漫评的目的就是想从自己的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举一些实例，来说明“质量上有所提高”这句话应当如何具体地了解。自然，这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任何组织或机构，如有不同意见，我是极愿领教的。

虽然說一九六〇年的短篇小说数量不算太多，可也在千字以上（指发表在中央刊物和地方刊物的），我所读的，至多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六而已。以这样有限的知识，企图作全面的评价，岂不荒唐？但是，鼓励我者说：可是你所读的都是一九六〇年中最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因此，还是可以根据这有限的范围作比较全面的评价。

那么，就姑妄为之罢。

怎样写呢？却颇费斟酌。提出几个问题而举例以实之，这是一种方式。例如，怎样为政治服务、怎样写真人真事、怎样反映



人民內部矛盾等等現在大家討論得很熱烈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在一九六〇年的短篇小說中找到一些能夠說明問題的例子。

又一個方式是挑選几篇最能說明上述那些問題的短篇小說，逐篇作分析而論證之。

這兩種方式各有利弊。第一方式利在概括性強，然而，沒有讀過那些例子的讀者將會感到茫無頭緒，至少是理解不深。第二方式可以補救第一方式的缺點，然而病在零碎，而且文章便會太長，惹起讀者討厭。

因此，我試用第三個方式，即現在此文所用的方式。但畫蛇既畢，仍添一足，亦因有所偏愛，故情不自禁耳。

## 二

新人新事，仍是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說的最普遍的主題。新人新事，也可以有各種多樣的寫法。直接（而且有模特兒）寫群眾運動中出現的新人新事（這等於真人真事），這是一種寫法；以群眾運動為背景寫新人新事，這是又一種；最後，還有第三種，即在日常生活中寫新人新事。我從五、六十篇比較優秀的短篇小說中擇其尤佳者試按題材分類，則屬於工人生活者四篇，屬於農村生活（包括歌頌人民公社的）者八篇，其它六篇（這裡的“其它”項下，包括勘探人員、醫務工作者、列車乘務員、航運工作者等等，沒有知識分子也沒有財貿工作者）。這三類的作品幾乎全是表揚新人新事的，而且，一大半屬於上述的表現方法的第一、二兩類，而從日常生活中表現新人新事的，只居少數。

如果不按題材分類，而從描寫人物的方法來劃分，也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這樣的：故事發展過程的時間較長，一、二年，

至少几个月，主人公在这期間要遇到一連串的斗争（阶级斗争或生产斗争，或两者交错），通过这些斗争，主人公的性格在发展；最后，“五关”过完，作品结束，主人公的完整形象也就塑造成功了。第二类则相反，故事发生在极短时间内（一、二天或几个小时之内），主人公或者要过“五关”，或者只过一、二“关”，也是快到故事结束时塑造完成了主人公的完整形象。至于第三类，作者并没安排下什么险峻的“关卡”给主人公以考验，而只是在日常工作中描绘了主人公的高贵品质。

上述的分类，自然不是绝对的，只是大体上如此而已。可以归在同一类的作品也各有特点，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我们说一九六〇年的短篇小说质量有所提高，便是根据这样的百花齐放的情况来衡量的。

现在，我打算分析几篇作品（尽量取其可以属于同一类型的），作为例证。我选择了下列的三篇：一、《飞跃》，杜鹏程（《人民文学》一九六〇年四月号）；二、《李双双小传》，李准（同上，三月号）；三、《民兵营长》，张勤（同上，十月号）。这三篇作品，基本上属于上述分类的第一类，可是三位作家的表现手法各有特点。

《飞跃》初稿曾登载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号的《延河》，一九六〇年四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是修改稿，我现在根据修改稿来说点感想罢。《飞跃》写了三个人，许栓，莲娃（许的年青女儿），刘书记，但重点在许栓。这三个人物，形象都很鲜明，都有个性。全篇一万多字，描写了解放前后许家三代的“命运”。它简要地描写了解放前许栓和他的父亲敢和“命运”抗争的坚强性格，以及他们的毅力、智慧和乐观主义。在解放前，许家父子为了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但要进行生产斗争（向沙漠夺取耕地），而且也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但作者为了全篇结构上的平衡，就只好把

階級鬥爭一筆略過。故事的重心在解放後，許栓和蓮娃都為征服沙漠而艱苦地戰鬥，並且深信沙漠是可以征服的。但是也碰到了阻力。作品的第三節題為“會議”的，就寫了保守思想（以技術人員為代表，這個技術人員只在此處曇花一現，而且作者也沒有給他按上個姓名。）和先進思想（以許栓和蓮娃為代表）的鬥爭。作品的第四節“夜戰”又夾寫了地富分子的破壞活動（一個插曲）。至於自然界的阻力，作者只寫了“滲漏”，但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會議上，許栓一句話就解決了。那麼，征服沙漠還有其他困難沒有？不會沒有。可是作者用了敘述夾議的筆法簡單痛快地給解決了。作者提到“許栓領了幾十名‘土專家’非常活躍，他們研究出許多治沙的辦法，在科學上都是重大的新貢獻”，可是沒有再多的說明；作者反復描寫，而且用了抒情的筆調渲染的，還是鼓足干劲，艱苦鬥爭。作品最後的“展望”，表示了許栓、蓮娃對於美好的未來（完成征服沙漠）抱有怎樣強烈的信念和決心。

以上是《飛躍》的故事梗概。從這梗概中，可以看出，作者雖然也給主人公佈了幾道“關卡”，然而作者並不企圖在“關卡”中塑造人物形象而寧願用其他方法。什麼方法？就是用細節描寫來突出人物的獨特的風度（例如描寫許栓的從不離身的鐵鍬、炒面袋、小旱烟鍋、羊皮小烟荷包，以及他那挖烟荷包的習慣），用抒情筆調來渲染氣氛，使人物身上有一圈霞光。（例如“會議”上眾人議論紛紛不得開交，許栓站起來發言時會場氣氛的描寫；例如夸蓮娃如何干練（見本書第25頁第11行至第20行）。我們應當肯定，作者的這種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使得這篇作品局面恢宏，筆觸遒勁。然而，深度不夠。試以主角許栓的形象為例，作者告訴我們：解放後、大躍進前，這幾年間，許栓不但又象年青時代那樣

壯健，手脚灵活，而且眼睛一天比一天黑亮，可还是“用錘头也撬不开他的嘴”，然而大跃进以后，許栓出奇地变了；变得怎样？这在“夜战”一节内有一段描写：“老許指揮公社社員們做工，不吶喊也不乱跑，要发布什么命令或者是发生了紧急情况，他便用旱烟鍋敲着鉄鍬，……顺着声音，抬头一看，只見老許提着鉄鍬，直挺挺地站在沙丘上，坚定、簡明而又头头是道地吩咐事情；蓝天衬托着他寬闊、壯实的身姿，显得十分勇武。他的形样，他的口才，都給大家带来一种惊異的感觉。”（見本書第26頁第6行至第19行）。讀了这一小段，誰能說这个人物形象不是儼然巍然的呢？然而，总好象还缺乏一点什么。讀完全篇，依然有不足之感。捲卷思之，忽然想起来了，缺乏的是立体感。我們看到的許栓、蓮娃，还有刘書記（作者写刘書記出場那一段文字是有声有色的），都有逼人的光采，然而也都是平面的。

从整篇看来，作者下笔时，似乎有意追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結合。全篇的布局，从大处落墨；塑造人物形象，注重于气氛的渲染，不吝惜夸张的笔墨；三个人物的出場都是給布置了浪漫蒂克的場合，用了夸张的抒情的笔法。所有这一切，都有吸引力。这是一种风格。不过就事論事，这一篇虽有风骨峻嶒的气概而仍嫌粗疎。虽然在鉄鍬、炒面袋、烟荷包等細节上着力刻划許栓，而无补于人物形象之平面。所以然之故，我以为在于結構庞大而内部缺少迴廊曲院；这表现在人物描写多用浓重的平面渲染而很少在行动中刻划人物的性格。

# 飞 跃

杜 鵬 程

“这事迹是崇高理想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用自己几千年来磨炼出来的双手创造的。”

——长城人民公社党委書記的話

## 一 父女俩

許栓和他的閨女蓮娃，在征服沙漠当中建立了功勳。不过，最讓乡亲们惊异的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这父女俩的性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 二 身世根底

大跃进以前，你到許栓的村子里打問許栓这人的身世根底，別人会对你說，許栓这人，四十多岁，身材不高，挺壮实，走起路来緩慢穩实。不論什么时候，只要一出門，哪怕是走亲戚看朋友或是到邻村去吃喜酒，他也扛着鉄鍬，鉄鍬上挂个炒面口袋。衣服領子里插个三寸长的小旱烟鍋，那拴在烟鍋杆上的羊皮小烟

包吊在背上。他有个习惯，时常用旱烟锅在那小烟包里老半天地挖着，象是没有烟了，其实烟包鼓鼓囊囊的。多少年来，愁苦时这样挖，高兴时这样挖，谋划事情时这样挖，劳累一天坐在墙根歇息时也这样挖，仿佛他从这小烟包里能挖出心思、经验、智慧、决心和办法来。

许栓的父亲许老全去世快三十年了。旧社会，许老全就是那种敢豁出一条命与天为敌、敢和“命运”抗争的人。一年又一年，沙漠象滔天洪水似的从北向南涌来，淹没了无数田地和村庄，淹没了这一带的长城。乡亲们为了活命，扶老携幼，冒着风沙“走西口”，或者到北草地去逃荒。许栓的父亲发誓：死也不离家园故土。他在那三间“柳把庵子”周围打上挡风墙，种上树，压上沙蒿和苜蓿。全村的房子都叫黄沙埋掉了，独有他家那座破房子倒象小岛似的，屹立在瀚海之中。许老全在沙湾里找到一个泉眼，有指头粗的一股水。他想在泉眼周围开一块地，于是拉上幼小的儿子许栓，带着瘦弱多病的老婆，全家人跪在流沙上种草，栽树。栽上树，大风沙一来就连根拔掉。栽上，被拔掉，又栽上，又被拔掉。没办法，只好到几十里路以外背石头，用石头压住一棵又一棵的树根。没日没夜，没年没节，前后二十多年，总算向沙漠夺来一小块田地。有了土地就种庄稼。不久，在这一带的沙漠中就出现了绿颜色；哪怕这片绿颜色在莽莽黄沙中，显得只有巴掌大，它终究证明了，这里有生机，这里有活气，这里有永远不屈的生命。以后的日月是可以料到的，八面威风的人来说话了：“天下的土地都有主儿，沙漠也有主儿。”嘴唇一动，土地改了姓。没多久，军阀的队伍路过这里，土地和房屋周围的树木被砍去当柴烧了。巴掌大的绿颜色消失了，三间破房也渐渐地让黄沙吞没了。许老全的生命和他的事业一道儿结束了！他嚙

气的工夫留下的話是：“我一輩子沒有向沙子低头，我死后哪怕狼吃狗啃，也不能用黃沙压埋我！”

許栓从父亲手里接来的东西虽然只有一把鉄鍬和一个破炒面口袋，可是他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他有父亲那结实得象树墩子一样的体格。一頓可以吃一个小羊羔，三天两天沒飯吃也能行。背上个炒面口袋，餓了往嘴里填上两把，一月四十日也能过去；有水就喝几口，沒水喝，三天两天也能对付。凭着这一身气力和异常耐劳的习惯，凭着要活下去的信念，他又頑强地走着父亲走过的道路；种草，植树，背石头，想向沙漠夺一小块土地；象老父亲曾經說过的那样：“咱們滴的汗，真是入地三丈啊！”临了，还是和父亲活着时候的景况一样；两个肩膀抬一张嘴。他，不屈服，不死心，不情愿認輸，一声不吭地挺着脖子，象父亲一样用难以想象的頑强精神抵抗可怕的貧穷，承受落在头上的一切打击。不过他終于一年又一年变得举止迟鈍，脸腮下陷，眼光呆滯；一日复一日变得悶声不响了；一天当中，說話的次数沒有吃飯的次数多。在能把人腰筋压断的劳动之余，他蹲在那里，微微低着头，翻起眼睛，死死地盯着象許多座大山一样包围着他的黄色野兽；用小烟鍋在小羊皮烟包里挖着，挖着，仿佛要挖出悲慘生活的原因，挖出抗拒“命运”的法子……

解放后这七八年，他依然很少說話，可是細心的人能看出，他的身体又象年輕时光那样墩实了，两个肩膀上放四百斤重的东西，能一动也不动地站一鍋烟的工夫；做活手脚灵动，眼睛一天比一天黑亮。这多年，他沒有有什么惹众人驚訝的突出表现，可也样样事情不在人后；就連那对每一个农民都是重大考驗的合作化运动，他也是步步紧跟上。只是有一种举动，别人不大理会；有地質勘察队或是水利測量队的人員，要到大沙漠中去工

作，老許眼里便閃着兴奋的光，不要報酬，热心而自願地給人家帶路。即使勘察、測量的人不來，一有閑空，他便独自个儿扛上鉄鍬，背上炒面口袋，进入大沙漠了。誰也不曉得他去干什么。有一回，他出去半个多月无踪无影，村里人以为他渴死在大沙漠里了，沒多久，他又不声不响地回来了。

大跃进以前那几年，有人說：“許栓这人样样都好，就是用鐵头也撬不开他的嘴。”有人說：“許栓的长处是：泼上命劳动；短处是：脾气楞，性子倔，脑子还缺一窍。”有的人却說：“許栓年輕时光，心灵手快，长得虎势；就是如今，也还是外粗內細，口里不說，心里大有謀略哩！”左邻右舍的人，說长也罢，道短也罢，反正他們当中很多人都沒揣透这个普通劳动者；沒有料到飞速前进的新社会的力量，怎样每时每刻地激蕩着这个庄稼汉的心，怎样不断地清除他旧日失败的記憶，从而使他心胸開闊，信心增漲。更沒有料到，一九五八年春天来了之后，那逐漸凝聚在老許心里的东西，怎样猛烈爆发起来，閃耀着强烈的光亮。

大跃进以后，許栓的女儿蓮娃也发生了出奇的变化；自然，父女俩的变化过程不尽相同。

全国解放那年，蓮娃刚交十一岁。時間飞过去，岁数增长着，但是在本村人的印象中，她总是，头发乱蓬蓬的，經常吊着鼻涕，光着脚板，又瘦又弱，胆子很小。一出門，就牢牢地抓住父亲的袄襟。在狂风卷着沙子搖撼房子的深夜，她縮成一团，怕得哭起来。有时候，老許到大沙漠中去了，她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住下巴，恐怖地望着沙漠，生怕她相依为命的亲人，被黄色波涛吞沒。不过，这孩子虽然在苦难、貧穷和沙漠包围中出生，但是当她用十一岁孩子的眼光看生活的时候，生活就一下子变得那样亮堂。她，象一棵嫩树苗，哪怕只有大拇指头粗，却扎根于



肥沃的土壤里，又能得到充分的阳光和水分，这样，在人們不知不觉中飞速地成长着。前年，高級合作化时期，她突然展开稚嫩的翅膀，学着飞了，跟随青年妇女上夜校，东跑西奔去开会，参加青年綠化沙漠突击队，起早摸黑地竞赛呀，評比呀，劲头挺大。生产队的干部統計劳动力的时候，她也算半个了。这一切，在农村里是平常不过的事，沒有多少人表示惊异。一九五八年来了，它象是带着点石成金之术似的，一下子把蓮娃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姑娘，圆脸膛显得生气勃勃，眼睛异常明亮，个子也好象忽地冒高了半尺。經常穿一身蓝臻臻的粗布衣，头上包着白底紅花的羊肚毛巾，留了两根粗粗的辮子，显得英俊、健美、利索而能干。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哩。比方說，最近七八年，农民們經常鬧騰着兴修水利，有时候二三百人花整年的工夫，修成一条水渠，不过浇灌一千多亩地。就这样，远近的人都来参观，不住地贊叹。如今呢，蓮娃这帮青年人，不知道領了誰的教，把这些事业全沒放在眼里。他們哪，嗨呀，不分白天黑夜，頂着风沙，象疯了一样从这个村子跑到那个村子，到处敲鑼，到处开会，到处吆喝，修一条渠才浇一千多亩地，这个志气太小。他們的口气好大呀，一张口就要在沙漠里开出万亩良田，一說話就是：征服沙漠！消灭沙漠！有些上年紀的人說，如今是大跃进哩，有用的人就一鍬一鍬地献出自己的力量吧，而蓮娃和这帮青年人說些沒边沒沿的話，这不是中邪了？奉劝你們不要夸海口，人还能把看不到边儿的大沙漠消灭？这多年，共产党領上老百姓，能在沙漠边沿上修起一条条的水渠，营造几百里长的防沙林带，頂住沙漠，不讓它向南涌流，这也就算天大的本事了，要說新社会的人有能耐，这也算十分有能耐了。有的人还传言送語：“老許呀！作父母就得有作父母的样儿！养下儿女就要教管哩！”别人議論